

医著研讨

张锡纯运用龙骨牡蛎的经验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吕志连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为一生的临床经验总结,其辨证论治、选药立方,多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的见解,历来颇受医界欢迎。笔者对张氏自创的196首方剂进行了统计,其中用到龙骨、牡蛎的有30方,占16%;西药同时并用的有27方;明显高于其他药物的运用比例。可见,张氏对龙骨、牡蛎的运用,有独到之处。兹作初步探讨,便于我们临床借鉴。

《神农本草经》列龙骨、牡蛎为上品,对其药性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以后历代药物专书均以此为准,少有更多的发挥。张氏认为:龙骨“质最粘涩”,以舌舐之即不脱离,具有翕收之力可知,“故能收敛元气、镇安精神、固涩滑脱”^{〔1〕};又因其味微辛,则“收敛之中仍有开通之力”,解释《神农本草经》龙骨“主症瘕”即是开通之义,也就是“善化瘀血”^{〔2〕}。牡蛎不但软坚化痰、善消瘰癧,因其咸寒属水,以水滋木,养其肝胆,故能治惊悲怒气,张氏归纳为“能入其经而祛其外来之邪”,“性善收敛有保合之力”^{〔1〕},真谓言简意赅、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主张龙骨、牡蛎两药配合应用,相辅相成,不论是收敛、固脱、镇惊、下气,均可收到显著的疗效。如自订升陷汤条下,谓“龙骨、牡蛎最能摄血之本源……且大气下陷后,虑其耗散,有龙骨、牡蛎以收敛之,转能辅升陷汤之不逮。况龙骨善化瘀血,牡蛎善消坚结。二药并用,能使血之未离经者,永安其宅,血之已离经者,尽化其滞”^{〔2〕},将龙骨、牡蛎在方中的重要性描述得非常详尽。

现自订方剂中,除醒脾升陷汤、固冲汤、消瘰丸三方中的龙骨、牡蛎用煅制外,其余均用生者,他根据自己经验,明确提出“龙骨、牡蛎若专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用以敛火,或取其收敛,兼取其开通者,皆不可煅”,若龙骨用生者,则“借其所含之元阴以翕收此欲涣之元阳,则功效立见”,故能治元阳不能固摄之心中怔忡、虚汗淋漓、经脉滑脱、神魂浮荡等疾病,“若煅用之,其元阴之气因煅伤损,纵其质本粘涩,煅后其粘涩增加,而其翕收之力则顿失

矣”^{〔1〕}。所以,治脾气虚极下陷、小便不禁的醒脾升陷汤,治妇人血崩的固冲汤,治瘰癧的消瘰丸等,龙骨、牡蛎皆用煅,其余均生用。

根据张氏自制方剂和医案中有关龙骨、牡蛎的使用,已明显地超越了前人运用的范围,粗略归纳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摄汗:在龙骨、牡蛎“敛正气而不敛邪气”的理论指导下,不论是自汗、盗汗、实汗、虚汗,两药均作为首选。在“论肺病治法”条下,谓“若其人每日出汗者,无论其病因为内伤、外感、虚热、实热,皆宜于所服汤药中加生龙骨、生牡蛎、净山萸肉各数钱”^{〔3〕};又如十全育真汤,原方有龙骨、牡蛎,专为虚劳自汗而设,方后注:“汗多者……倍龙骨、牡蛎,若其汗过多,服药仍不止者,可但用龙骨、牡蛎、萸肉各一两煎服,不过两剂其汗即止”^{〔4〕},治“虚汗之淋漓,龙骨、牡蛎尤胜”^{〔5〕}。同时,对寒温证表里皆虚,汗出淋漓,而又阳明胃实有热者,也主张加龙骨、牡蛎。如治一童子,伤寒证发表太过,周身时时出汗,仍表里大热,心中怔忡,精神恍惚,脉象洪数,按之无力,遂用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加生牡蛎、生龙骨各一两,尽剂而愈”^{〔6〕}。

二、止血:鉴于龙骨、牡蛎有止血而化滞的作用,所以,张氏制补络补管汤、理血汤、安冲汤、固冲汤、镇冲降胃汤、滋阴清降汤、保元清肺汤、保元寒降汤等用以治疗吐血、咳血、衄血、溺血、血淋、血崩等。方中龙骨、牡蛎称有“补其破裂之处”^{〔7〕}为止血之要药。在补络补管汤条下,谓龙牡“性皆收涩,又兼具开通之力,故能补肺络与胃中血管,以成止血之功,而又不致有遏止之患,致留瘀血为恙也”^{〔8〕},此方治咳血、吐血久不愈者,方中用生龙骨、生牡蛎各一两;若药后血仍不止,张氏变汤为散剂^{〔9〕},改变剂型,使药物直接与出血部位起作用,加快止血。至于治肝气上冲而致吐衄的镇冲降胃汤,龙牡又兼有镇肝敛冲之功,为一箭双雕。

三、潜阳:元阳宜固,若下焦真阴虚损,或气虚

不摄下焦气化,则元阳无所系恋而浮越,产生种种火不归原的证状,张氏用生龙骨、生牡蛎以潜阳,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¹⁰⁾。所制既济汤、来复汤,用龙骨、牡蛎皆为救脱而设,能起收敛作用,“俾其阴阳固结,不但元阳不复上脱,而真阴亦永不下脱矣”。如治一人,年二十余,禀素羸弱,又耽烟色,痊愈后,一日大便滑泻数次,头面汗出如洗,精神颓愤,昏昏似睡,其脉上盛下虚,两寸摇摇,两尺欲无,一息七至,延医二人皆不疏方,张氏以既济汤,一剂醒,三剂愈⁽¹¹⁾。

四、定喘:气喘有虚实之分,虚喘多责之于肾,实喘因邪居肺金。张氏治虚喘之参赭镇气汤、薯蓣纳气汤,治实喘之从龙汤,均用龙骨、牡蛎。龙牡能纳气,何以治实喘?认为“此药但敛正气,而不敛邪气”,认为仲景对于伤寒病邪气未尽者,亦惯用此,如治伤寒下后、胸满烦惊、小便不利之柴胡加龙牡汤,治火逆证下后又加烧针,心阳内伤、烦躁不安之桂枝龙牡汤等,张氏谓“愚于伤寒温病,热实脉虚,心中怔忡,精神骚扰者,恒龙骨与萸肉、生石膏并用,即可随手奏效”⁽¹²⁾。如治一孕妇,感受温病兼有痰作喘,前医以麻黄治之,致元气将脱,张氏以生龙骨、生牡蛎、萸肉、生地黄各一两,一剂后喘愈强半,继以峻补肝肾之药数诊而愈⁽¹³⁾。

五、安神:《神农本草经》载龙骨、牡蛎主“惊痫”、“惊悸”,即镇心安神之功,张氏谓“龙骨入肝以安魂,牡蛎入肺以定魄”⁽¹⁴⁾,赞两药为“补魂魄精神之妙药”⁽⁸⁾。所以,制定心汤治心虚怔忡;定魂汤治心中气血虚损,致惊悸失眠;调气养神汤治思虑过度,伤其

神明;龙蟠理痰汤治因思虑生痰,神志不宁。四方均用龙骨、牡蛎敛心气之耗散,定魂魄之不宁。如治一妇人,累月不眠,屡次服药无效,投定魂汤二剂而愈⁽¹⁵⁾。

张氏灵活运用龙骨、牡蛎,加于复方中使主治起到涩精(澄化汤)、缩尿(清肾汤)⁽¹⁶⁾、消瘰(消瘰丸)⁽¹⁷⁾、除淋(膏淋汤)⁽¹⁸⁾、安胎⁽¹⁹⁾、平肝(建瓴汤)⁽²⁰⁾、固带(清带汤)⁽²¹⁾、镇风(镇肝熄风汤)⁽²²⁾、止泻⁽²³⁾、降冲⁽²⁴⁾等;更有用于治疗胁下撑胀或兼疼者,加生龙骨、生牡蛎各五钱⁽²⁵⁾,因为“胁为肝之部位,胁下胀痛者,肝气之横恣也,原当用泻肝之药,又恐与大气下陷者不宜,用龙骨、牡蛎以敛戢肝火,肝气自不至横恣,此敛之即以泻之,古人治肝之妙术也”⁽²⁶⁾。张氏补充了龙骨牡蛎的用途,扩大了运用范围。

张氏是一位临床家,《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文字朴实,很少有过于夸耀之处,然由于时代原因,也难以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以上仅对张氏运用龙骨、牡蛎的经验作一初步探讨,是否得当,请同行指正。

注:以下所注页码系据197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本。(1) 326~327页 (2) 39页 (3) 529页 (4) 7页 (5) 10页 (6) 212页 (7) 171页 (8) 87页 (9) 88页 (10) 578页 (11) 23页 (12) 183页 (13) 832页 (14) 90页 (15) 98页 (16) 176页 (17) 278页 (18) 171页 (19) 268页 (20) 515页 (21) 254页 (22) 111页 (23) 210页 (24) 819页 (25) 52页 (26) 53页

益 气 固 摄 法 治 乳 泣

广西中医学院妇产科 曾 莉 梅

“乳泣”乃指妊娠后期时有乳汁自溢的病证。此证的发生,当责之脾胃,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乳房为阳明所主,乳汁乃气血所化,若孕妇气血虚弱,不能固摄;或脾虚气弱,统摄无权,则可导致本病的发生。临床多见妇女妊娠后期乳汁自溢,量或多或少,质清稀,乳房松软不胀,面色欠华,神疲乏力,纳呆,胎儿发育缓慢。

本病对母体健康及胎儿发育影响颇大,应予重视。笔者对本病的治疗,多予益气养血、健脾固摄为原则,选用八珍汤加减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例如甘××,32岁。三年前因生一男孩,先天大脑发育不良,思虑过度而伤脾,长期食欲不振,化源不足,气血虚弱。

1984年孕第二胎,七个月开始乳汁自溢,量多(冬季

穿三件衣服仍湿透渗出)、质稀,乳房柔软不胀,纳呆便溏,自汗,少气懒言,舌质淡、边有齿印,苔薄白,脉细滑无力。查子宫相当于孕6个月大小,胎儿偏小、胎音极弱。证属气血虚弱,脾虚统摄无权。治宜大补气血、健脾固摄。方选八珍汤化裁。处方:小红参10克,黄芪45克,怀山药30克,莲子肉15克,熟地15克,白芍15克,当归10克,炒白术12克,芡实30克,五味子6克。每日一剂,水煎服。服药六剂后乳汁止而愈。嘱其孕期常服莲子汤、芡实汤。后未再发,届期产一男婴,母子无恙。本方选用八珍汤,去茯苓之渗利及川芎之走窜,怀山药、芡实等健脾固摄之品加大剂量,使气血化源充足,脾气得健,故乳汁得止而病愈。